

——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本选集（下）

本书分别译自联邦德国WILHELM HEYNE
VERLAG、美国PANTHEON BOOKS、英国
CALDER AND BOYARS 等出版社出版的由
ANNE STORM、KEITH BRADFIELD、
ALAN BLAIR 译的德文本和英文本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瑞典著名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剧本选集的下集。本集收入他1962年以来创作的5个有代表性的影片的电影剧本。它们是：获1963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冬日之光》；他最神秘、最复杂、最富于哲理性的《假面》；被评论为“杰作中的杰作”的《喊叫和耳语》；基本是部室内心理剧，描写了人的精神危机的《面对面》；把喜剧、悲剧、滑稽剧和恐怖片熔于一炉的家庭纪事式的、他最大的一部杰作的《芳妮和亚历山大》。

伯格曼影片的特点是通过人的内心世界折射和暗示西方社会的某些侧面和问题。读者可以从他创作的剧本中受到他的隐喻、象征手法的启发。

责任编辑：辛进
封面设计：乃萱

冬日之光——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本选集（下）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插页：6

字数：250000 印数：1500册

1990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106-00273-9/1·0029 定价：4.10元

目 次

冬日之光.....	1
假面.....	51
喊叫和耳语.....	89
面对面.....	125
芳妮和亚历山大.....	213

冬 日 之 光

郑再新译

冬 日 之 光

(NATTVARDSGÄSTERNA)

瑞典电影公司出品 (1963)

编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摄 影：斯文·尼克维斯特

主要演员：英格丽·杜丽、古纳·布约斯特兰德、古纳·林德
 布罗纳

放映时间：79分钟

11月末一个星期日的正午。平原笼罩在朦胧中；从东面沼泽地刮来的湿风透着刺骨的寒气。

米特松达的中世纪教堂坐落在两个村庄间的一个山丘上。这两个村庄，一个叫霍尔，另一个叫于普泰伦。两地的教徒共计367人，属弗罗斯特内斯教区管辖；不过，他们却有一个自己的教堂委员会、一名牧师和一所公立小学。

雪已经下了一会了，虽然不大，但却下个不停。地面早就上了冻，不一会儿，路面和田野覆盖了一层白色。

教徒们已做完了晚餐的祈祷仪式。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屋里，神情呆滞地看着唱诗班。

教堂并不大，但却非常谐调匀称。圣坛柜是一件十五世纪闻名于世的比利时杰作，圣坛中央是一张画着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分作三部分的油画：当中是背着十字架的耶稣，上方是一只飞翔的鸽子；右面是耶稣的三五成群的门徒；左面是与约瑟夫、圣子、鹿和驴在一起的圣母玛丽亚。

窗户对面的墙边立着一个很大的铁炉，发出嗡嗡声。

教徒们刚刚唱完入门曲。

牧师托马斯·埃里克松转身面向众教徒。他患了感冒，正受着寒战的折磨，他的眼里表现出焦躁不安，额头汗津津的，发出亮光。

托马斯：奉献上你们的心来吧！

教徒们站起身来，管风琴声起，管风琴手和两三个人一起

唱起来。

众教徒：我们将我们的心奉献给主。

托马斯：让我们齐声向主、我们的上帝表示感谢吧！

众教徒：这是值得的，很对的。

托马斯转向祭坛，相当快地而又声音坚定地颂读起来。教徒们仍然站着。

托马斯：这确实是值得的，很对的，廉价而有益的，神圣的主啊，万能的父亲，永恒的上帝，你无时无处不在，我们通过耶稣——我们的主，齐声向你表示感谢。

塔楼的大钟粗重而清晰地响了12下。托马斯缄默不语，他抬起头，象在倾听什么。教堂里有人在咳嗽，风直吹着巨大的窗户，教堂外黑色斑驳的树影婆娑起舞。

托马斯（继续颂读）：我们复活节的羔羊耶稣牺牲了。他才是上帝的真正羔羊，因为它带走了世间的罪孽，用它的死使我们免于灭亡，以他的复活使生命得以起死回生。

托马斯倾听着。这种沉默，如同无色的空虚，犹如在梦中。

托马斯：为此，我们与一切大小天使们，与君主、王侯，与整个天国的军队，为你的崇高唱一首赞歌，无限地忏悔。

管风琴在演奏，一小群教徒和托马斯本人试着以歌唱来表示这一赞颂和崇拜。

教徒们和牧师：众神之主上帝是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一切国度充满对他的崇敬，至高的和撒那^①。他以上帝的名义走来，受到了赞美，至高的和撒那。

教徒们坐下，木制长凳发出响声。他们是：32岁的庄园主约翰·奥克布洛姆、米特松达公立小学女教师、33岁的玛尔塔·龙特伯格、勒德弗尔斯的69岁的寡妇玛格达列娜（她是走了4公里路从霍尔村来的）、克拉洛的渔民兼木匠约纳斯·佩尔松连

① 犹太人赞颂上帝的话。

同他的妻子卡琳，两人都是35岁、69岁的教堂执事克尼特·阿隆松、前教堂文书39岁的阿尔戈特·弗勒维克、面包师的妻子汉娜·阿珀尔布拉德，她37岁，还有其5岁的女儿多丽丝。

托马斯：赞美你呀，天上和地上的主，因为你垂怜于你造的人，并把你的独生子送到我们的肉体中来，为使任何相信他的人不会被遗弃，而是得到永恒的生命。

一股热浪向牧师的头脑袭来；他试着做深呼吸。

托马斯：我们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作好了拯救我们的准备。把你的精神送入我们的心中吧，让它点燃我们心中充满活力的信仰，让我们准备恰当地庆祝对拯救者的怀念……

他做了个吞咽动作，脖颈疼得犹如伤口裂开了。

托马斯：……假如他来和我们用神圣的晚餐的话。

知道教堂里事态的人，此时都垂下了头，另外的人也学着他们的样子。随后托马斯念起了圣餐献词。

托马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夜里被出卖了，当他拿起饼为教徒们祝福并掰开给他们时说道：你们拿着，你们吃吧，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而献出的。这样的东西可作为对我的纪念。

阿尔戈特·弗勒维克小心地在调整坐姿，由于呕吐他坐得很不端正，背又驼，身体的右半边扭曲得十分厉害，胸膛内陷，头则向前探着。他长着一张柔弱幼稚的面庞，看上去总是充满了忧伤，双眼由于缺乏睡眠而布满了血丝。

托马斯：晚餐后他也端起了酒杯，向使徒们表示感谢，他把酒杯递到他们面前说道：接着吧，全部喝完了它，这是立约的血，这血是为你们，为赦免罪孽而流的。每当你们喝酒的时候就会想起我。

庄园主约翰·奥克尔布洛姆一字一句跟着读完圣经。这时他合上书，摘下眼镜，用梳子搔起了灰白色的短发。

托马斯：正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的那样，现

在让我们大家祈祷吧。

5岁的多丽丝·阿珀尔布拉德哈欠连天，双腿不住地晃动，她是一座“落地钟”。她的母亲拉过她的双手握着。同时她脸上表现出不情愿的样子，这“落地钟”暂停了一会儿。托马斯蹲下身子。

托马斯：我们在天之父呵，你的名字将受到崇敬，你的帝国到来了，你的意愿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会得到尊重和服从。如今你赐予我们每天的面包，正如我们宽恕了我们的罪人那样，你宽恕了我们的罪恶，不让我们受诱惑，而是将我们从坏事中解脱出来。因为这帝国是你的。力量、良辰和美景是永恒的。阿门。

托马斯吃力地站起来，端起盛着圣饼的银盘转向教徒们。管风琴响了起来，他用紧张的声音唱起来。

托马斯：主的和平与你们大家同在。

众教徒站起来。

大多数人默然地、面无表情地站着。管风琴手弗雷德里克·布洛姆和他的妻子随着风琴的声音一同唱起来。

众教徒唱道：基督呵，你这上帝的羔羊，你承受了世界的罪恶，可怜我们吧。基督呵，你这上帝的羔羊，你承受了世界的罪恶，给我们以和平吧。

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时时出现踌躇不安的景象。

女教师玛尔塔·龙特伯格站起身向前面走去。几经犹豫，阿尔戈特·弗勒维克站起来。渔民约纳斯·佩尔松替临产的妻子打开条椅边门。霍尔村的那个老寡妇穿着星期天才穿的皮靴，迈着坚定的步伐，嘎嘎作响地走在中间的过道上。

玛尔塔·龙特伯格走近圣坛，犹豫不决地站了片刻，然后跪下——跪在左边离其他4个接受圣餐的人稍远的地方。托马斯转向阿尔戈特·弗勒维克，将圣饼送到他的嘴边。

托马斯：接受基督的身体吧。

霍尔村的老妇一伸头迅即就咬到了面包，随后又把头低到胸口。托马斯抬起手做祝福的姿势。

托马斯：接受基督的身体吧。

他转向约纳斯·佩尔松，小心翼翼地碰碰他，佩尔松象心不在焉，这一碰反倒吓了一跳。

托马斯：接受基督的身体吧。

托马斯最后朝玛尔塔·龙特伯格走去。她面带讥笑地等着。托马斯将面包递给她，抬起手来祝福一番。

托马斯：接受基督的身体吧。

但是他却避开她的目光。

托马斯走回圣坛，端起圣杯，放到左手心里，右手拿着手绢。他朝阿尔戈特·弗勒维克走下来，弗勒维克庄重地喝了一大口，点点头又喝了一口。

托马斯：接受基督的身体吧。

老太婆举起手，象是要去抓圣杯，她热情很高，对领圣餐她很有经验。

托马斯：接受基督的血吧。

面向约纳斯·佩尔松，佩尔松羞涩地抬起头，只用嘴唇抿了抿。

托马斯：接受基督的血吧。

佩尔松的妻子体态肥硕，姿势异常，移动很吃力，她笨拙地动了动，朝牧师表示歉意地微微一笑，顺从地喝下圣杯里的酒，双手互握在一起。

托马斯：接受基督的血吧。

轮到玛尔塔了。她双手放到圣坛的围栏上；托马斯无法看到她那厚厚的镜片后的目光，因为她把头低向一边了。托马斯不得不等了一会儿，直到玛尔塔留意他的目光。

托马斯：接受基督的血吧。

人们已全都接受了面包和葡萄酒。牧师步回圣坛。

托马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仁爱和安宁与你们大家同在。阿门。你们走到主的安宁里去吧。

所有领圣餐的客人都站起身。渔民约纳斯·佩尔松向圣坛上的三位一体深深地鞠了一躬。老妇人的目光仍左顾右盼，直到她决心往回走。佩尔松的妻子很困难地站了起来。玛尔塔伸出手，淡淡一笑。阿尔戈特·弗勒维克十分平静地站着，目光坚定，表情严肃。他脸上的忧愁已烟消云散，流露出安然满意的神情。

大家各自回到座位上。托马斯咳嗽起来，他很小心，因为他的咽喉疼得厉害。

托马斯：让我们祈祷吧。

他转向圣坛，他照着备忘录念起来。

托马斯：我们感谢你，万能的父亲，是你通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予我们这神圣的晚餐，给了我们安慰和永恒的幸福。我们请求你：赐给我们仁慈，这样耶稣的思想就在地球上传开了。我们也就成了天上伟大的晚餐的一部分了。

管风琴手布洛姆和他的妻子一起唱起来。阿尔戈特·弗勒维克有力地说了声“阿门”托马斯面对众教徒。

托马斯：你们感谢主吧。因为他是友好的。哈利路亚^①。

众教徒站起身。管风琴响了起来，呜呜咽咽的，有人把手杖倒在地板上了。

众教徒（歌唱）：他的宽容天长地久，哈利路亚。

有几个人坐下了，但教堂主管和阿尔戈特·弗勒维克仍然站着，其他人随后也重新站起来。于是木长凳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托马斯：你们在主的安宁中祈祷吧。主祝福你们，主保佑你们，主让他的面庞照亮你们，他对你们是仁慈的。主抬头面

①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神”。——译者

向你们，给你们安宁，阿门。

管风琴毫无技巧可言地转而奏起了最后的赞美诗。

教徒们合唱之后又保持安静了一段时间。多丽丝的母亲用手指弹弹手提包，唤醒她的女儿。礼拜做完了。弗雷德里克·布洛姆仓促地奏完了赞美诗的尾声部分。托马斯向法衣室走去，教堂主管阿隆松紧跟其后，他捧着奉献箱。他将为数不多的一点钱摇了摇，倒在桌上。他数完装进一只小袋子里，又认真地捆扎好，最后他把款额登记在奉献册上。

这时，托马斯已脱去长袍，他坐在退了色的皮制扶手椅里。他在公文包里翻找着，取出一个暖水瓶和一包糕点。他往一个有裂纹的大茶杯里倒入咖啡。

阿隆松：你气色很坏。

托马斯：只要能走回家睡一觉就行。

阿隆松：你难道不可以给布罗姆斯打个电话，请他代你做一下三点钟在弗罗斯特内斯的那场礼拜？

托马斯：他正用新汽车试车呢。

阿隆松：你可是患了真正的流感啊！

托马斯：最糟糕的是嗓子里头。

他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咖啡。阿隆松戴上眼镜，伏下身写字。

阿隆松：托马斯！

托马斯：什么事？

阿隆松：事情进展如何？

托马斯：你指什么？

阿隆松：你找到女管家了吗？

托马斯：没有。

阿隆松：你总不能一个人这样呆下去啊！

托马斯：这有什么办法。都过去5年了，也不过是短短一瞬间。

托马斯一小口一小口咬着点心，细嚼慢咽的。阿隆松取出一块大手帕，用它擦眼镜。

阿隆松：你可以求求玛尔塔·龙特伯格帮帮你的忙嘛。她大概丝毫不会心甘情愿，不过我可以问问她。

托马斯：不了，谢谢。

话题枯竭了。阿隆松没有成功地将原先准备好的内容谈完。他站起身，将长袍挂进衣柜。托马斯伸开双腿躺倒在沙发椅上。他闭上双眼，双唇紧绷着，略微有些开裂。

阿尔戈特·弗勒维克跨进法衣室。他纯粹出于礼貌先敲敲门，随即就进来了，并且带着被选中可以留在舞台幕后的那种人的表情。

阿尔戈特：你好，牧师，你好，阿隆松。你身体好吗？谢谢你的布道。

托马斯：你好，弗勒维克先生。谢谢。

阿隆松：你好，阿尔戈特。

阿尔戈特有点儿慌了手脚。他不知所措，微微一笑，请求原谅。

托马斯：有特殊事情吗，弗勒维克先生？

阿尔戈特：不，没有，我想，我或许有点什么用。（停片刻）再就是有点事……我想和埃里克松牧师谈谈。

托马斯：那我们三点钟在弗罗斯特内斯见面。

阿尔戈特：到那儿牧师会跟我谈谈吗？

托马斯：当然啦。做完礼拜谈。

阿尔戈特：我提前一小时到教堂去生炉子。还是同一首歌吗？

托马斯点点头。

阿尔戈特：埃里克松牧师身体确实不舒服吗？

托马斯（忍无可忍）：不，我感冒了。

阿尔戈特：是啊，这种天气。就我这方面而言……

他看得出，这个时候没有人对他个人的关怀感兴趣，他一言不发地打个招呼，躬身退了出来。

托马斯：可怜的家伙。

阿隆松：前些日子他从铁路上领到了养老金，后来大概又从教区委员会得到一点，是支付他在弗罗斯特内斯教堂帮忙的。

阿隆松又叹了口气，显得一本正经的样子。托马斯呵欠连天，他摸自己的脖子，脖子疼痛难忍。他合上眼睛，陷入热昏之中。

阿隆松：有人找你。

托马斯睁开眼睛。约纳斯·佩尔松和他的妻子出现在门口。

阿隆松：佩尔松太太迫切想和你谈谈。

她不等回答便跨进了门。

佩尔松太太：我一定得和牧师谈谈。

托马斯：当然可以。

托马斯转向她的丈夫，朝他作了个手势。佩尔松犹豫不决地跟在妻子后面，仍然靠门站着，先向阿隆松后向托马斯鞠了一躬（约纳斯·佩尔松身材瘦削，长着一张木刻般的脸。从这张脸上和呆滞的目光中透出痛苦惊异的神情。稀疏蓬松的头发已经灰白，但是却有一张孩子般的柔唇。佩尔松太太的头发乌黑浓密。她的脸型宽阔，表现出固执的神情，但目光却流露出惊恐）。

托马斯站起身，和夫妇俩握了手，请他们坐下。阿隆松拿起帽子，围上毛围巾，使劲穿上胶雨靴，和在座的人告别。

阿隆松：今晚我给你打电话，看你是否需要什么。

托马斯：谢谢了，其实没有必要。

阿隆松：再见，佩尔松先生，再见，佩尔松太太。

佩尔松：再见。

阿隆松跨过法衣室外面的门走了。放进一股冷风到屋里

来。

牧师打量着两位客人。约纳斯·佩尔松双肘支撑在桌子上，不停地用手指尖去擦脸颊。他掉过脸去，象是不想打扰他那神情慌乱的妻子。佩尔松鞠了一躬，身子吃力地靠向桌沿，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托马斯：你们想和我谈谈。

佩尔松太太：对，虽然也不完全是这样。不如说是约纳斯想谈。虽然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想，……今天早上我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到教堂去，以便找个人谈谈。

约纳斯：但是我们总犹豫不决的……

佩尔松太太：犹豫不决！（点点头）这么说，约纳斯，我可完全不是这样。犹豫不决的是约纳斯。

她向丈夫转过脸。他掩饰着对妻子的恐惧，眼睛看着桌子。

佩尔松太太：牧师不能和约纳斯谈谈吗？

托马斯：能谈，当然可以谈。

托马斯打量起丈夫的脸来。

托马斯：（谨慎地）佩尔松先生，这事你已经想了很久了吗？

约纳斯·佩尔松用手指挠挠脸颊。

佩尔松太太：打春天起就开始想了。约纳斯在报上看到了关于中国人的消息。

她没有把握地望着丈夫，但约纳斯象先前一样仍旧坐着。他和牧师及妻子离得远远的，托马斯十分理解地点点头。

佩尔松太太：报上说，中国人在接受仇恨教育。

托马斯再一次点点头，表示鼓励。

佩尔松太太：他们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总之，吃的东西很少。他们都要当兵了。在对他们进行战争教育呢！

约纳斯·佩尔松停住手，不再用食指去搓面颊。他把双手

放到桌上。

佩尔松太太：这篇文章说……中国人有原子弹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什么都会失掉地。文章就是这么写的。（停了一会儿）我倒没有感到特别不安。这大概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想象力。可约纳斯总这么想哪！我们翻来复去想这件事。虽然我帮不上很多的忙。我们已经三个孩子了，往后，这个又要生了。

她不说话了，想从牧师口中找到答案，他就是靠山和帮手。她将丈夫的生命托付给他，期待着得到明确的话语，劝导他别去想中国的威胁。

托马斯：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受着同一种恐惧的折磨（他无可奈何地端详着约纳斯·佩尔松的紧皱着的额头和紧锁的眉头）我们必须相信上帝。

约纳斯·佩尔松慢慢抬起头，看着托马斯。恐惧象火花一样突然迸发，仿佛碰到了他的身上。他端起杯子将剩下的一点凉咖啡喝了下去。

这个渔民目不转睛地看着托马斯，一时间没有了怜悯之心、爱惜之意。

他的妻子抬起手臂，摘下帽子。然后用手掌捋捋她那一头浓发。

托马斯：我们生活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而往往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打破了我们的安全感。这是无法忍受的。这些同时发生的事情，我们感到力量太强大了，而上帝却那么遥远。

约纳斯·佩尔松微微一笑，摇摇头。看上去象是表示怜悯。

佩尔松太太：（没有把握地）是啊。

托马斯：我感到非常软弱无力。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理解你们的恐惧，天哪，我是理解的！可我们得生活下去。

约纳斯：我们为什么必须生活下去呢？

托马斯：因为我们必须噢。我们负有责任。

约纳斯：牧师先生病了，他不该坐在这儿给我们解答问题。我们什么收获都没有。

托马斯：（充满恐惧地）可不！那让我们互相谈谈吧。让我们把一切想到的都说出来。

渔民惊愕地望着牧师，接着慢慢地摇摇头。象是恢复了怜悯的微笑。

约纳斯：这是不可能的。

托马斯：不可能？

约纳斯：卡琳和我必须回家去看孩子。他们很孤单，永远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

佩尔松太太：你先把送我回家再回来找牧师。你们单独谈好多了。

托马斯：您什么时候能回来？

佩尔松太太：回家只要10分钟。

托马斯：您20分钟回到这。请您答应我！

约纳斯站起身，沉默不语。妻子握住他的手，好象是她强迫他答应似的。

佩尔松太太：答应牧师你要回来的。

约纳斯：（难为情地）好吧，我答应。

他们笨手笨脚地告别出来。托马斯拉开了外间的门，让它敞开着。

托马斯：你的车在停车场？

佩尔松太太：在楼下拐角处。

托马斯：我等您。佩尔松先生最迟要在半小时内回到这儿来。

佩尔松太太：我会让他回来的。

托马斯：大门开着。他可以穿过教堂进来。我等着。我在里间等着。